

有部毘奈耶雜事

才三十四

別四

三百廿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別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六子擲頌曰

不共女人浴 亦不逆流洗 鉢底應安替

不畜琉璃盃

緣處同前有一女人往河水中洗浴身體洗

訖上岸梳髮而任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持
澡豆往彼洗浴見女梳髮情生瞋嫉作如是
念愚癡女子共我爭勝故梳頭髮謂我先來
元無髮耶宜可苦治懲其後過設更見我不
敢爭勝遂即默持菴摩羅末撲其頭上以手
接之女人問言聖者我有何過纔淨洗髮以

菴摩羅末撲我頭上尼曰汝作此解云吐羅
難陀先來無髮頭既不淨可來更洗女即譏
嫌苾芻白佛佛言尼爲非法理合譏嫌從今
已去諸尼不應以雜末等撲他淨髮作者得
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與諸尼衆往河中浴
是時吐羅難陀尼於駛流處逆水而立受其
觸樂諸尼問言聖者今作何事答言小妹我
受觸樂諸尼報曰聖者此非淨法於駛流處
立受觸樂所不應爲答言此是極淨有何乖
理若不淨者誰有制處尼白苾芻苾芻白佛
佛言諸尼理合作此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

應駛流之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若受樂者
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隨處安鉢鐵遂生垢或
因打擲多有損壞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
諸尼不應隨處安鉢應以薄錫替鉢而用如
世尊說錫替鉢者諸尼以錫遍裹其鉢俗旅
見問聖者此是何物荅言仁者世尊制令以
錫替鉢報曰聖者豈可佛令遍裹鉢耶仁今
妄說此非沙門釋女所作之事尼聞著耻默
然不對苾芻白佛佛言俗旅理合譏嫌是故
諸尼不應以錫遍裹其鉢可爲小替纔承鉢
底彼作種種竒異形勢佛言不合替有二種

一如菩提樹及多根樹葉二如手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得琉璃盃時有女人爲有客來便詣尼處告言聖者幸借琉璃盃尼即問曰汝何所用答言聖者爲女夫來無盃可飲尼與將去彼不存心手脫便破告言聖者我酬價直尼曰小妹不須價直還我舊盃答言聖者別買盃替尼曰要須舊盃如是諍覓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此由諸尼畜琉璃盃有斯過失告諸苾芻諸尼不應畜琉璃盃若畜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七子攝頌曰

由婦制錫杖·起舞時招罪·濕餅受請食

說法伴白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婦生一子情
大歡喜命諸親眷共為喜樂其婦及夫別房
睡著天明不起時有乞食苾芻見彼多門遂
入家內迷其出處遂便深入至長者房前彼
即驚覺苾芻遂向婦邊而過長者見云此與
我婦共行非法即打苾芻頭破血出鉢盂亦
碎婦覺報云苾芻無過可放今去時彼苾芻
持此容儀至逝多林苾芻問曰何故如是即
便具說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乞食不應造次
入多門家應將餅麩門前為記然後方入苾
芻入時默然而入見其婦女露形走去俗人

嫌耻佛言欲入舍時作聲警覺彼即呵呵作
聲喧鬧而入家人報曰仁豈小兒呵呵聲響
而入我家荅曰佛令作聲而入爲此呵呵荅
曰更無方便可使作聲唯此呵呵能爲警覺
苾芻默尔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呵呵作
聲入他人舍佛制不聽遂拳打門扇作聲而
入家人恠問何故打破我門默尔無對佛言
不應打門應作錫杖苾芻不解佛言杖頭安
鐶圓如盞口安小環子搖動作聲而爲警覺
狗便出吠用錫杖打佛言不應以杖打狗應
舉怖之時有惡狗怖時瞋劇佛言取一抄飯
擲地令食至不信家久搖錫時遂生疲倦而

彼家人竟無出問佛言不應多時搖動可二三度搖無人問時即須行去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設食苾芻僧伽皆去赴供佛在寺中令人取食爲五因緣佛令取食云何爲五一者爲欲閑寂二者爲諸人天說法三者爲觀病人四者爲觀卧具五者爲諸聲聞人制其學處今此因緣爲制戒故任在寺中時彼長者權爲葉舍命衆令坐時屬寒雨長者行粥次行乾餅次授罇爐并與蘿蔔時有苾芻欲粥作呼呼聲罇乾餅者作百百聲喫罇爐者作齧齧聲屋上雨下作索索聲瓶中飲水作骨骨聲此等諸

聲殊音響合時有苾芻先能歌舞聞其聲韻
憶舊管弦抑忍不禁即從座起隨其音曲手
舞逐之告大衆曰大德此是呼呼聲大德此
是百百聲大德此是齟齟聲此是索索聲此
是骨骨聲彈指相和無不合節於大衆中有
不任心者即便微笑其用意者悉皆驚愕行
食諸人無不大笑或生譏耻施主深恠請食
苾芻情大著耻將食至寺置在一邊禮卍尊
足卍尊法尔共取食人歡言致問大衆頗得
美食飽不白言大德美食雖足然施主致恠
問曰何故以緣具白卍尊食訖出外洗足還
入房中宴坐而任至於晡時方從定起於苾

芻衆中就座而坐便告作舞苾芻曰汝以何
心於施主家而作舞耶荅言大德有譏彼意
及掉舉心而作於舞佛告諸苾芻若苾芻作
掉舉而爲舞者得越法罪若作譏彼心者無
犯汝諸苾芻此等皆由作聲噉食致斯過失
是故苾芻不作聲食作者得越法罪佛旣遮
已時有信心俗旅將諸乾餅蘿蔔甘蔗來施
苾芻皆不敢受問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皆
以外道而爲福田卽尊出卽以仁等福田
中上我等所有微薄施物持來供養仁皆不
受豈令我等往後卽時無路糧耶又如佛說
及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菓創熟之時先

持奉施具戒具德後自食者得福無量唯願
慈悲爲我納受苾芻白佛佛言此諸施物宜
當爲受所有乾餅與羹飯和食蘿蔔甘蔗截
作小片食勿作聲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受食時
諸苾芻不一時去各作伴行旣到彼家更待
餘者人未盡集報長者曰宜可行食我等前
飡食飽便去更有人來復令行食如是展轉
施主疲勞報言聖者待一時坐我併行食旣
生擾惱苾芻白佛佛言受他請時不應亂去
在前去者至門相待一時方入若亂去者得
越法罪如世尊言不亂去者有病苾芻待者

食訖方持食去待食虛羸苾芻白佛佛言有
五因緣早請食來在房中食云何爲五一者
是客新來二者將欲行去三者身嬰病苦四
者是看病人五者身充知事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大富多財情懷信敬請
佛僧衆就舍而食世尊不去有五因緣今以
取食廣說如上今爲制戒苾芻食訖即便歸
寺施主本心欲求聞法無一苾芻爲其說法
遂生嫌耻苾芻白佛佛言理合譏嫌故諸苾
芻不應食了即皆歸寺若即去者得越法罪
當爲說法佛令說法者苾芻不知誰當說法
佛言應令上座爲其說法若彼不能令第二

者此亦不能令第三者此若無堪應番次與
或隨能者當預請之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先有信心於時時中往
逝多林聽聞正法遂於一時請佛僧眾就家
受食苾芻皆去世尊同前有五因緣廣如上
說此為制戒佛不親行令人取食如世尊說
若其食了施主樂法應為說者眾差一人令
住說法大眾咸去時彼施主并諸眷屬皆來
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要請言聖者為我說
法苾芻見彼威力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說法
長者念曰我多眷屬苾芻情懼不為宣揚我
宜為說報言聖者如世尊說

布施招大富。持戒得生天。專修斷煩惱。
此是法當去。

時彼苾芻聞是語已竟無言對復道而歸既
至寺中諸苾芻問具壽任彼爲說法不荅言
諸具壽獨留於我更無伴助施主親族有大
威嚴皆來集會我生畏懼不能說法施主見
我情懷怯懼返即爲我宣揚妙法苾芻白佛
佛言此之苾芻所言應理是故不應獨令說
法從今已去差四苾芻與說法人爲伴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制說法苾芻應與四人
伴者有請喚處差說法人及與四伴時伴苾
芻遂向生緣或出便轉悉不自知臨時闕事

以緣白佛佛言與說法人為伴苾芻向餘處
時應白而去若不白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八子攝頌曰

瀉藥齒有毒 刮舌篋應洗 由其罪業盡

證得阿羅漢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遂生

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為出家後於異

時身忽染患往醫師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疾

幸為醫療報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瀉藥病

得除愈苾芻即服纔一行痢冷水洗淨藥即

不下醫來問言聖者瀉藥好不報曰賢首藥

無氣力唯一行痢醫言聖者冷水洗淨耶報

言如是醫曰聖者冷水洗淨云何轉瀉仁今
更可服前瀉藥勿爲洗淨瀉痢將畢方可洗
之報曰賢首佛未聽許醫曰聖者藥法應尔
不可相違苾芻白佛佛言若如是者我今聽
許瀉痢未終且當淨拭苾芻不知以何物拭
佛言應用土塊或以樹葉或將破帛故紙而
淨拭之待瀉痢畢煖水淨洗

緣處同前於一林中有毒虵住諸牧羊人放
火燒林四面火來虵即驚怖宛轉腹行衝火
而出僅得存命投一樹下盤身而住于時具
壽舍利子遊行人間因至樹下見此毒虵被
火燒處身形被爛受諸苦惱便爲觀察宿世

因緣有善根不尊者觀見知有善根又復更
觀與誰相屬見身與彼宿有因緣即以水灑
說三句法告曰賢首當知諸行無常諸法無
我涅槃寂滅宜於我所起殷淨心捨傍生身
當生善趣于時尊者作是語已即便捨去時
有鷄來銜去糞食由此毒虵於尊者處起善

心故命終之後於室羅伐城善解六事

一者自知

設會二者教人設會三者善知讀誦四者
知捨施法五者知受物法六者善知淨觸婆

羅門舍而為受生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命過
即便觀察何處受生見此城中善解六事婆
羅門舍而為受生為調伏故尊者頻往婆羅
門家授與夫妻三歸五戒後於異時獨至其

家婆羅門見白言聖者無侍者耶尊者答曰
我之侍者非茅草生從仁處得婆羅門曰我
無小兒堪為侍者我婦懷娠若其生男奉為
侍者報曰願尔無病我已受之即便捨去彼
婦月滿便誕一男飲母乳時爪齒損乳乳便
腫大曾與童子一處戲時或因瞋忿若爪若
齒有傷損處悉皆瘡腫久而平復時舍利子
知彼小童出家時至往其家中為父母說法
彼見出來尊者便念即是我侍者乎父告兒
曰汝未生時我許將汝供奉聖者為給侍人
今可隨行勿生願戀此即是其最後生人良
久佇立觀尊者面隨後而去尊者至寺便與

出家并受近圓依教令學後嚼齒木既刮舌
已不洗而弃蠅來附上遂便命過次有守宮
來食其蠅因此而死次有黃独來瞰守宮還
同喪命次有犬子食此黃独亦復命終餘有
殘者諸蟻來啖悉皆致死是時有一苾芻在
傍而立見如是等事至明日旦時諸苾芻來
於其處而嚼齒木見狗衆蟻一處命終恠其
所以共相謂曰狗蟻何因一處而死或言不
知或言可共推尋誰作斯過時彼苾芻告諸
人曰昨日婆羅門兒是尊者舍利子弟子我
見於此嚼其齒木刮舌之篋不洗而弃必應
爲此令其命終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

芻當知人中亦有帶毒與虵無異從今已去
嚼齒木時既刮舌了應以水洗方可棄之不
洗而棄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嚼齒木已洗方棄者有諸苾芻為
水之少不知如何佛言於灰土上揩拭棄之
後於異時帶毒苾芻自染衣裳曬曝迴轉于
時具壽鄒波難陀來見染衣告言具壽我樂
相助報言善哉隨大德意時鄒波難陀性懷
惡行即取新衣陰乾故衣日曝又轉乾衣日
曝濕者陰乾彼言大德勿作如此時鄒波難
陀還同前作如是再三遮不肯止其苾芻遂
生瞋怒欲相擒撮鄒波難陀便即走去彼隨

後逐時舍利弗來見相趨告言具壽欲作何
事彼瞋盛故仍趨不息鄔波難陀既被逐急
遂取樹枝遙打於彼仍不止息時舍利子即
以軟語安慰不令趨及鄔波難陀便遠走去
彼瞋心盛便咬其樹齒咬樹時其葉皆落苾
芻白佛佛言如此之人不應相惱令生瞋恚
如世尊說不應相惱令生瞋者後於異時鄔
波難陀次當知事至毒苾芻所告言具壽作
如是事彼見來告生大瞋恚苾芻白佛佛言
此懷毒人或先有怨心不應自往令其作務
可使傍人報所作事彼聞應作勿令有闕彼
毒苾芻勤修亡倦摧五趣輪斷諸煩惱證阿

羅漢廣說如餘乃至人天無不恭敬諸苾芻
白具壽舍利子言尊者弟子極懷瞋毒如此
之人尚能證得阿羅漢果甚為希有于時尊
者舍利子為諸苾芻廣說前緣時諸苾芻咸
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彼苾芻先作何業捨
毒虵身生於人趣佛言汝等苾芻彼自作業
成熟之時還須自受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當一心聽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
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号
具足出現世間任娑羅疵斯仙人墮處施鹿

園中此毒苾芻彼佛法中而爲出家常修慈
觀諸苾芻見咸皆喚言慈觀慈觀報言仁等
更莫喚我慈觀慈觀如是再三喚仍不止於
諸苾芻遂生瞋恨口出惡言我是慈觀汝是
人中毒虵佛言汝等苾芻於意云何迦攝波
如來正法中出家修慈觀者豈異人乎此苾
芻是由彼往昔於佛聲聞弟子處起瞋恨心
作惡口故於五百生中常作毒虵餘殘業力
於此人中受惡毒報由彼往昔讀誦作業修
諸戒品於蘊界處緣起處非處得善巧故由
彼善根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
羅漢汝等苾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

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勤
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
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曰

三衣隨事著

蘭若法應知

浴守門妙花

不應住非處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於寺內著僧伽肱灑
掃爲壇牛糞塗地入廁便轉染衣浣服如僧
伽肱七條五條亦皆同此作諸事業諸苾芻
見一人報曰此等諸衣不作差別隨處著用
理不應爲如世尊說僧伽肱者是其大衣豈
合不作差別而用咸吉具壽善說斯語可共

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理合如是共相止諫僧
伽肱者是衣中主是故不應隨處著用作諸
事業如世尊說僧伽肱衣不應隨處著用者
苾芻不知何處應著佛言入聚落時行乞食
時隨取食時入衆食時禮制底時聽佛法時
晝夜聽法時禮拜二師及同梵行者時如是
等處可披大衣唄多羅僧伽應於淨處披著
及食等事其安怛婆娑任於何處隨意著用
悉皆無犯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日出已烏鳥皆鳴農
夫耕作如前廣說乃至當離喧鬧獨處閑居
宜可端心勤修靜慮時有苾芻寡聞少識往

空閑處而作草菴晝夜勤思唯除乞食放牧
人等皆悉共知時有羣賊被他所害並多傷
損飢渴所逼衆共籌量不知何去一人告曰
彼蘭若中有釋家子凡諸沙門性多貯畜并
有悲心情無怖怯仁等可去宜共往投必有
所獲賊衆咸言善哉斯語宜可共去悉皆希
望舉面同行至蘭若中苾芻見已便唱善來
時諸賊人情生無畏任經少時告言聖者我
寒須火苾芻報曰我居蘭若無火可求又言
聖者渴困須水苾芻報無賊復告言聖者須
少許麩用安瘡上幸見相與苾芻報無賊復
告言聖者我須故物欲纏瘡處苾芻報無次

索蘇油用塗瘡上苾芻報無復告言聖者飢
困須食苾芻報無賊復問言聖者今是何辰
屬何星宿苾芻答言我居蘭若不閑斯事中
有一人先知僧法遂生瞋恚告言聖者前事
已過我更相問仁得阿羅漢不還一來預流
果耶苾芻答曰我居蘭若賊言且致是事更
問聖者得非想非非想處無所有處識處空
處四靜慮定耶苾芻報云我居蘭若賊言聖
者仁是三藏持經律論耶苾芻亦同前答賊
言聖者汝字云何亦如前報賊言此是何方
苾芻亦同前報于時群賊所問之事苾芻皆
答我居蘭若賊便大瞋告諸人曰我等雖賊

而此苾芻乃是大賊何以故自身名号尚不能知詐現容儀誑惑人世時諸賊人於苾芻處各懷瞋恨便共苦打身體皆披衣鉢錫杖悉皆摧裂僅存餘命賊於夜中捨之而去時此苾芻既遭困辱至天明已詣逝多林諸苾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形容困頓若此即以上事具告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我爲蘭若苾芻制其行法住蘭若人須貯水及知時節方隅所在善閑經律論乃至自知名字若蘭若苾芻不依制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有邪命外道身忽染患往醫人

處請求救療荅曰應作浴室洗沐身體病可
得除荅言賢首我於何處得有浴室隨時乞
食活命而已報言聖者沙門釋子每於半月
在浴室中洗浴仁可往彼洗沐身形苾芻洗
時彼便入內身披赭服謂是苾芻皆不遮止
彼疾洗已出坐曬身時有求寂來至其所喚
言老人可共洗浴彼即搖頭不欲重洗求寂
即便捉臂牽去彼作是語沙門釋子皆不淨
潔以不淨手觸淨洗身荅曰我是沙門汝是
何物荅言我是外道即告諸人曰誰將外道
入浴室中以緣白佛佛言若洗浴時可守門
戶見苾芻入應問其名彼相識者亦問名号

佛言不應尔

尔時佛在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一聚落名曰欲犁彼有園林佛於此住於別村內有婆羅門名曰妙花封邑極多受用無之勝光大王常爲供養妙花有一親教弟子名曰樹生多聞聰辯論難無滯與五百人於妙花處學誦婆羅門諸要經典是時妙花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棄捨俗業剃除鬚髮著袈裟服以正信心而爲出家已獲無上正等菩提有大名稱遠近諸國無不知聞十号圓明人天恭敬不從師受自然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演說妙法所謂初中

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梵行於憍薩
羅國人間遊行今來至此欲犁聚落林中而
住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
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若在家當
作轉輪王王四天下以法化世七寶具足所
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寶女寶主藏日寶主兵
日寶千子具足容儀端正有大威德勇健無
雙所往之處他迎自伏周環四海無不稟化
亦無怨敵刀杖憂苦但以正法教被黎元共
行十善安樂而住若出家者如上所說證大
菩提于時妙花聞此事已告弟子樹生曰汝
今知不我聞沙門喬荅摩釋迦之子弃捨釋

種剃除鬚髮身服袈裟而為出家廣說如上
乃至名稱普聞人間遊行今至憍薩羅欲犁
聚落於大林中而為居止我先曾讀尚古之
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
二種事業如若在家當為轉輪王若出家者
當得成佛名稱普聞廣說如上汝今往彼親
為觀察所聞相好為實為虛樹生白言如大
師教即與聚落諸耆宿婆羅門聰明博識詣
世尊所既到佛前在一邊立諸婆羅門以種
種言詞慰問世尊即便前坐世尊即為說微
妙法示教利喜令彼欣悅彼摩納婆佛說法
時著皮革屣佛前經行時來暫聽以言亂問

語畢便去於世尊前極懷高慢情無畏敬作
拒逆心自謂超勝於時世尊告曰汝今豈合
作如是事共解明論大婆羅門謾為言說問
言喬荅摩我有何過佛言我與學識大人共
言議時汝著革屣經行不住不識次第無恣
順心以言亂問而為違逆彼言喬荅摩我婆
羅門法行與他人而為言說立坐卧者皆共
言談不成是過諸禿沙門被煩惱縛不生男
女我於言次共作談論斯有何失佛言汝有
所為來至我所汝於尊人未受教誨彼聞是
語便生瞋恚不忍之心欲於佛所共為詰難
即白佛言汝喬荅摩諸釋迦種如野象類於

婆羅門處不生恭敬供養尊重佛言樹生諸
釋迦子有何過失汝作斯語白言喬荅摩我
於往時緣親教師及為己事詣劫比羅城諸
釋男女在高樓上見我入城在道而行悉皆
遙指共相謂曰此是樹生摩納婆妙花婆羅
門弟子唯知遙指更無恭敬供養之心佛言
摩納婆如百舌鳥多作聲音住在巢中隨意
言語諸釋迦種自居宅內隨意言談此亦何
過白言喬荅摩世間唯有四種大姓所謂婆
羅門刹利薜舍忒達羅此等諸人悉皆尊重
供養恭敬諸婆羅門唯此釋種無如是事于
時世尊即作是念此摩納婆將釋迦種類同

野象毀過太甚我今宜可爲彼宣說過去因緣根源種族令息慢心作此念時見摩納婆過去之世是釋迦子從婢所生即釋迦子是彼曹主告摩納婆曰汝今何姓白言喬荅摩我姓箭道佛言摩納婆我今見汝往昔之祖是釋迦婢所生今諸釋子是汝曹主時餘耆宿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荅摩勿言樹生是婢所生何以故此樹生者多聞聰辯論難無滯能共喬荅摩依正法語往還論議佛告婆羅門若言樹生多聞大智能擊論者汝等默然令彼言論若不能者彼可默然汝等當說婆羅門言樹生多智能與喬荅摩而爲論

難我等且默

尔時卅尊命樹生曰古昔有王名曰甘蔗生
其四子一名炬口二名驢耳三名象肩四名
足釧四子有過悉皆擯斥時四童子各將已
妹相隨而去往詣他方至雪山側於一河邊
是劫比仙舊所住處相去非遠各薈草菴以
自停息遂捨親妹取異母者用充妻室各生
男女時甘蔗王憶戀諸子告大臣曰我子何
在白言大王王昔有事悉皆擯斥具陳其事
乃至各生男女王告臣曰我子能作如是之
事荅曰彼能王即舉身長舒右手而為歎曰
我子能為如是之事由彼大人口陳說故因

此種族号為釋迦

此云能也

摩納婆汝頗曾聞釋

迦氏族如是事不答曰我聞摩納婆甘蔗王
家有一好婢名曰知方容貌端正與一仙人
而為妻室遂誕一子纘生即語且莫措身待
我洗浴除不淨已往昔之時人皆喚鬼名為
箭道汝亦曾聞此種族不時摩納婆聞便默
尔如是再三悉皆具問彼默不答時金剛手
神於其頂上擬金剛杵放大火光流焰輝赫
告言摩納婆佛三問時汝作矯心不應答者
我即以杵碎破汝頭而為七分佛威力故令
摩納婆見金剛手便大驚怖心憂毛豎白佛
言喬答摩我先曾聞有斯種族時彼耆宿諸

婆羅門作如是言誠如喬答摩所說我等皆
信今此樹生源初種族實是婢兒時摩納婆
見云婢子心生憂赦佞頭而住口不能言尔
時世尊見斯事已復作是念我今宜可安慰
樹生令離憂惱即為更說種種因緣種種譬
喻令彼止息高慢之心捨除憂苦便告彼曰
摩納婆且置是事汝本來意今可求之是時
樹生即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見三十餘之
二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舌相說伽他曰
昔聞大牟尼 具相三十二 我今觀佛體
二相遍身無 未覩人中尊 或容在隱處
廣長妙舌相 口中人不知 惟願為現相

反憂赦

板下反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別



